

出版说明

《漂流瓶丛书》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。明天出版社会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,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,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。

《漂流瓶丛书》包括《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童话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》等系列。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,及时把那些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。

目 录

出版说明	1	勤快的大胖子	68
		白思敏的战略计划	77
大卫一家和大胖子一号	1	黎明前的黑夜	88
生物学家的烦恼	9	天罗地网	94
圆圆的蘑菇	19	审问大胖子一号	108
喜鹊的故事	29	雨过天晴	117
一次战斗演习	40	钱币宴会	124
公园初战	49	公园激战	133
擦油队的新成员	61	大卫、大力和大英队	144

大卫一家和大胖子一号

兔子悄悄地在草莓地里溜来溜去的时候，贪婪的大胖子也偷偷地走过来了。这时，大卫正在草莓地的另一边躲着。

大卫皱了皱眉头，爬到头顶的一根树枝上。他心里骂着：“大肥猪，总干下流事。”

这天阳光灿烂，嫩绿的草地上，鲜花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，喜鹊欢唱，小鸟雀跃。这样的气氛里兔子也忘乎所以，傻乎乎地做着各种游戏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大卫这孩子喜欢动物。他喜欢看它们表演，还跟它们做游戏。他养了不少动物。每年春天，他都要躲在他的掩蔽所里观看兔子做游戏。

恰恰在他看着的时候，一只黄褐色的小家伙突然发疯似的跳了起来。它摇摇晃晃地来回蹦了三次后，像梭子一样地绕着一块绿蒿地跑了一圈，最后从两只懒洋洋的老兔子身上跳了过去。那两个老家伙挤了挤耳朵，吸了吸鼻子，显然对它的表演不屑一顾。

“八点零五分，”大卫心里说着，“难度很大呀。”他常给兔子打分。可是这次他的心思却被那个细手、胖脸、小眼的大胖子给弄糟了。大胖子居然在他家的地里藏了许多铁夹子，想把所有的兔子都弄到他的屠刀下。

这个勤快的大胖子似乎有些特别。他全身臃肿，全是大块大块的肥肉，可他偷偷走路时却又十分灵活。此时，他那个大屁股又在空中晃动着，像一个特大的甲虫在空中跳舞。这混蛋停了一会儿，想支开一条带刺的青藤，正好把他的大屁股架在大卫的正前方。大卫从口袋里取出弹弓。他能这样做吗？

“管他呢，是我们家的地，他就不能在这里呆着。”他慢慢地往后拉起了皮筋。噢！大胖子哎哟一声抓住了他的屁股。山谷里响起了他沙哑的尖叫声。

“哎哟！可怜的屁股，可怜的小宝贝，干吗这样对待一个勤快人呢？”他咕咕哝哝地说着，并向后扭过头来。草莓藤上的刺全都挂到大胖子的毛衣上了，那些铁夹子呼啦一下全撒了，所有兔子都飞也似的跑



走了。大卫忍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。

勤快人大胖子站了起来。他总是穿着一套油乎乎的灰色衣服，脚上穿一双橡胶鞋，头上戴一顶脏兮兮的绿帽子。他不想弄脏那件圆领毛衣，所以总是把外面的衣服扣得严严实实的，这捂得他汗淋淋的。腋窝间的衣服上起了一层厚厚的白斑。只要看他一眼，你就会感到烦闷不舒服。

这下他发怒了，他转过身来，那双小小的三角眼小得吓人，似乎看不见什么东西。他眨了一会儿那双小眼，眼光便雷达般准确地落到树丛中的小棚子里。他深陷的眼睛发出咄咄逼人的亮光，像两根阴森森的枪管。大卫屏住了呼吸，并且不安地挪动着自己的身子。

这时路上传来了马蹄声，孩子的妈妈和妹妹出门回来了。勤快人大胖子抽了抽鼻子，飞也似的跑了。这么一个胖乎乎、上气不接下气的家伙居然能跑这么快，这是谁也想不到的。

“我不管，它是我的小喜鹊，我要叫它艾森东。”布来娅吼道。尽管两人身高相差半头，她和大卫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，发火的时候就更像双胞胎一样，两只蓝眼睛瞪着两只蓝眼睛。他俩吵架的时候，那只羽翼未满的小喜鹊也不停地大声尖叫。

“你简直是个大笨蛋。人们都叫喜鹊是可怜鸟——大家都是这么叫的。”

“你比我笨 100 倍，我不会让你的。”

“我会让你听我的。这是小孩玩意，你比我笨 10 亿倍。”

布来娅仰头看着大卫，她发红的头发闪着亮光，脸上的雀斑火燎燎地烫人。“你笨到了无穷大。”她说完后对着在她手上乱喊乱叫的小喜鹊大喊，“艾森东，艾森东，你好！艾森东。”大卫犯难了。他这时特恨他的妹妹，他后悔不该教她无穷大这个概念。

“得了，是我发现的。”大卫自己很清楚，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。

他又矮又胖的妹妹边跳边唱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可你至少说过把它送给我了，这你总该清楚了吧。你说过送我了，你不能变卦。这下好了。”

突然，那只叫艾森东的家伙不再尖叫了。它在布来娅的手上踉跄了一下，一爪抓住了她的手，一爪抓住了她的新衣服。她大叫起来，乱蹦乱跳，可越这样，鸟把她的手抓得越紧，爪子一直抓到肉里。红头发姑娘急得嗷嗷地乱叫。

大卫格格地笑了。他想说什么，可他笑得无法说话。这可把布来娅气得火冒三丈。可她后来知道他笑什么了。结果兄妹俩都倒在地上，笑得滚来滚去。那

只小喜鹊又一边发疯似的狂叫，一边死死地抓住小姑娘的手，像是一只乱叫的手套。

“好了，”大卫说，“我们就叫它艾森东。它确实像一架轰炸机。”

他们的妈妈朱丽透过厨房的窗户对着他们笑。她说：“过来尝尝生姜沙沙旺里哈啤酒，看看怎么样！”两个小孩互相谨慎地打量了一眼。家里的事情只要他们的妈妈能够自己做的就都自己做了。甚至有些不能自己做的事，她也做了。她失败的痕迹随处可见。她自己动手剪下了羊毛，自己纺了线，自己编织，自己染色，给布来娅织了件羊毛衫。可是这件毛衣洗了27次，它还是有股难闻的公羊味，即使把布来娅的衣柜顶上一层关住，还是叫人掩鼻。还有家里的垃圾堆，自从她制作什么色香酒后，就再也没有好闻过。

“妈，不错。”大卫揉了揉眼睛，并把勺子递给了他妹妹说，“朱丽，这次你可真搞出了一点儿名堂。”孩子们总是对他们的妈妈直呼其名。她也是红头发、蓝眼睛，满脸雀斑，所以看起来既是妈妈也是大姐姐。布来娅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。”她说把勺子伸到艾森东的嘴前，“尝一尝吧，小喜鹊。”

看着她的两个孩子，朱丽满意地笑了。大卫是个瘦高个，脸上的雀斑很多，蓝眼睛凸得很厉害，就连

她这个做妈妈的也不会说他英俊，他的死对头们甚至叫他“瘤子”。可是她总是很喜欢他，他善良，大方，爱思索问题，行动又不鲁莽，给布来娅做哥哥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布来娅是个调皮蛋，快性子。她手不着地，往后翻跟斗的时候还能算计着怎么捣鬼，可布来娅也非常可爱，她心血来潮时能把半年的零花钱全部花在她爸爸的生日上；看一场普通的演出，她也能泪流满面。

再说他们的爸爸。他可是当地数钱数得最快的人，是个了不起的乡村银行出纳。他热爱本职工作，喜欢家庭农场，也关心家庭。他还在当地的吉尔伯特—苏里凡音乐会唱歌。肚子开始发福后，就经常去打排球。

朱丽噓了一口气。“哎，我太喜欢住在乡下了。”

“瞧瞧，”布来娅用胳膊肘推了推他哥哥说，“她又酸溜溜了。”

可大卫这次皱了眉头，他想起了什么事。“朱丽，早上你们骑马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勤快人大胖子在我们地里放铁夹子。”

妈妈耸了耸肩说：“那个下流东西，我不喜欢他。”

布来娅也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他没有权利这么做，那是我们的财产，而且放铁夹子是违法的。”

“别着急了，布来娅。我把那些铁夹子全拔出来扔到小河里去了。我还用弹弓在他屁股上教训他了一下。”他们俩人又格格地笑了起来。艾森东也开始喳喳鸣叫。

朱丽没有再笑起来。农场上似乎笼罩着乌云。
“我不喜欢那家伙。”她自言自语地说。

生物学家的烦恼

西蒙·巴顿雷唱道：“现在我是皇家海军战士。”在明媚的春光中，他头上戴着一顶皱巴巴的海军元帅帽，兴冲冲地开着小车回家。兔子在路旁蹦蹦跳跳，慌乱不堪。这有点像银行出纳员的姿态，不能不使西蒙觉得蹊跷。

他突然刹住了车，因为前面有人推着板车慢吞吞地走。又是勤快人大胖子。他肩上挂着一对死兔子，兔子在他肩上晃晃荡荡，它们的后腿已被铁夹子弄得血肉模糊。这个大胖子的腰上还系着三四个铁夹子，铁夹子丁丁当当地一路响着。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板车上还放着十几个空啤酒瓶，几截铜管，一堆野蘑菇。西蒙打过方向盘，准备慢慢地超车。通往他们农场的

土路不太宽，可勤快人大胖子却总在窄道的正中间走，好像这路是他自己的似的。

西蒙从开着的车窗里对他笑了笑说：“下午好，大胖子先生。天气真好！”突然，他意识到自己还戴着海军元帅帽，脸不由得红了。

那个胖乎乎的家伙转身对他笑了笑，仍无动于衷。

“下午好，数钱的。钱现在还多吧？”他说话干瘪瘪的，声音没有弹性，像是铁锹在水泥地上打磨的声音，听了让人肉麻。他说完后，又气冲冲地往前走。兔子腿上的血慢慢地滴在他的大屁股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布来娅和大卫从车道上冲了下来，向他们的爸爸奔过来。布来娅一会儿吵着要坐乌龟车，一会儿又指向树上的鸟。

“我们在教艾森东起飞，但它跑到树上不下来。快点拿梯子，快点拿梯子，快点拿梯子！”

大卫是个家庭生物学家，他说：“这很正常，喜鹊喜欢……”

“快拿梯子，爸爸，快拿梯子！”

奥摩，一条大白狗，对着车轮胎傻乎乎地大喊大叫。西蒙慢慢把车开进了大门，又突然急刹车，把两个孩子从乌龟车上抛到地上的一堆干草上。奥摩嘴里冒着白沫，在他们头上嗅了好一会儿。

“爸爸，梯子，梯子！”

朱丽迎出来，与她的丈夫拥抱了一下，她的手上还滴着羊奶。大卫皱起了眉头，心中暗想：爸爸妈妈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搂搂抱抱，真不像话。布莱娅大大咧咧跳了进来，钻入两个人中间。西蒙·巴顿雷回家了。

晚上朱丽开始做甜菜汤。西蒙穿着排球衣，戴着海军元帅帽，无忧无虑地唱着歌。大卫根据父母的严格命令在清理自己的房间。餐厅里传来丁丁冬冬的声音，一听就知道布莱娅在练习钢琴。

大卫一手抓着一大把荷兰猪屎，一手拿着一块蛇皮，走到厨房里来。“朱丽，还有稠一点的燕麦粥吗？宠物店现在不卖这玩意儿了。”他说。

妈妈说：“没有。不要把这些臭东西放在簸箕里，放到外面去吧。”

“妈妈，朱丽。真奇怪，你还不知道那些宠物店再也不卖这些东西了吧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呢？咳！你这样说我倒觉得奇怪了，连卫生食品店、美味食物店都关门了。”她停了一会儿又问：“你拿着蛇皮干什么？”

大卫显得很内疚。“是骑士蛇，它不见了。”

“你是说在房里把蛇给弄丢的？”

“咳！它一直在我床下冬眠。可它一定是醒过来

了，所以跑走了。别着急，它会没事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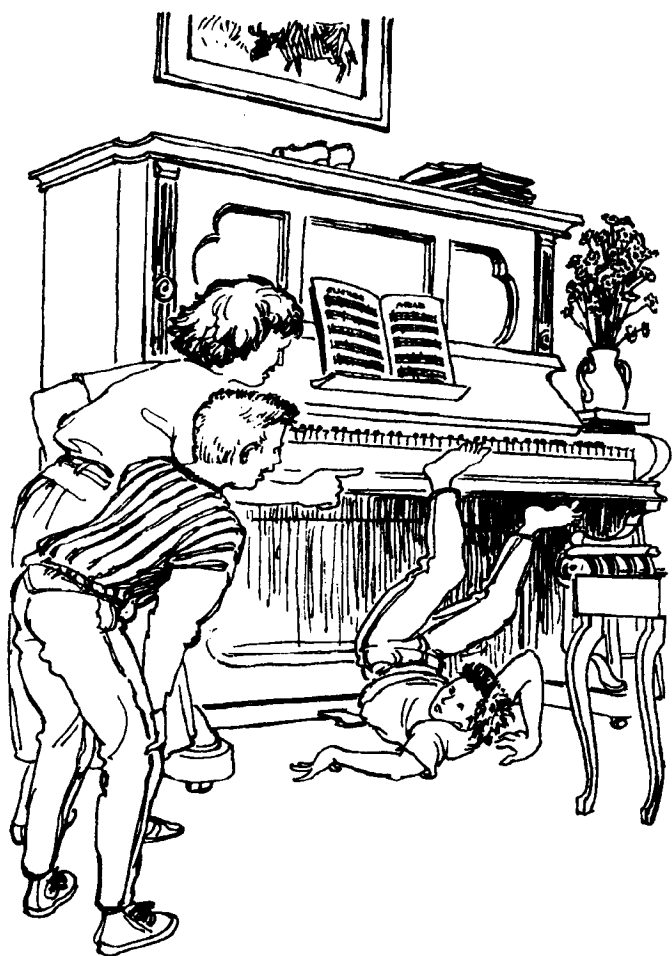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卫·巴顿雷！”她的声音很严厉了，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要把你的那些狐朋狗友放到笼子里去！”儿子显得更内疚了。他慢腾腾地走到了洗碗槽边，手上还拿着那一团荷兰猪屎。他的房子里成了一大堆动物的演技室。他自己的东西却被堆到了一边，用没洗的衣服和破旧的自然书盖着，上面已有一层薄薄的鸟粪。

餐厅里传来了轰隆一声，妈妈一下转移了视线，大卫也因此暂时得到了解脱。他和妈妈一块跑进了餐厅，发现布来娅倒在钢琴踏板和坐椅之间，身子缩成了一团。她的紧身衣挂在了钢琴上，她的脚丫子正在空中乱蹬。

“布来娅，你又在用脚趾弹钢琴了。”她妈妈吼道。布来娅很讨厌钢琴练习，可又每天被拴在键盘上。有时候为了不至于太单调，她便会蹿到坐椅的扶手上，用脚使劲敲上一气。

“布来娅，你做过保证的。”

“唉，我再也不想学什么臭钢琴了。”整排键盘都被崩下来了。这时爸爸走了进来，还戴着那顶帽子。他花了好大力气才使大家平静下来。他带着妻子走向厨房，她突然大声尖叫起来。她火气更大了。原来，在她切好准备做甜菜汤的那些菜料中，放着一堆荷兰



猪屎，粗心的大卫在听到布莱娅摔跤声的时候，顺手把它放在那堆美味佳肴里了。

过了很久，爸爸准备开车去打排球。孩子们则早就被打发到床上。朱丽也已经偷偷地哭过一场了。

她说：“我不知道每个人此时的烦恼，我会明白这一点点儿的。”西蒙吻别了妻子，驾着车上路了。路上，偶尔有一两只兔子在车的前面不安地乱跳。车灯下，它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惊慌，它们死死地盯着黑暗处，害怕再被人看到了。

西蒙想起了妻子的话，每个人似乎都有些烦恼，是的，银行的营业额已大幅度下跌。当他赶到排球比赛场地的时候，比赛对手没有来，他只好又开车返回家。

第二天早上艾森东死了。它不愿意从树上下来做飞行练习。前一天晚上家里乱糟糟的，大家都把它给忘了。这天清晨，它呆头呆脑地飞到厨房的台阶上，被奥摩给逮住了。傻乎乎、笨手笨脚的奥摩没有一点儿机灵劲，居然把艾森东给压死了。这家伙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心眼，却粗心酿成了大错。幸亏是爸爸第一个出了后门，并且发现了那只死小鸟。它已经僵硬了，被撕得面目全非。这时，布莱娅从厨房里跑过来了，他急忙把那只小鸟扔进了洗衣机里。

“喂，爸爸，我要去骑马。”